

游移的容器

□ 朱以撒

每个地方都有一些老宅子,大门敞开,让游人随时进去——和这些远来的闲人相比,老宅更是闲下太多时光。它们有的集中在一个胡同里,胡同不宽,老宅门脸也很小,跨进去觉得玄关扑面有些逼仄。走了几步才大吃一惊,觉得心理上没做准备——里边太大了,尤其是它的纵深感,可以猜度当时藏下这个家族多少声响,多少秘密。夕阳到来的时候,里边的空寂、潮气渐渐深浓起来,原先采光不足的房间,已经昏昏不清。几个老宅形制大致相仿,门脸小,里边大。主人明显地对外表做了敛约的处理,在这个小门脸的里边,各自暗暗使劲,做一番事业。他们有做生意的头脑,朝各自擅长的方向发展,以至于声名日大家业日厚,几座老宅的少男少女也多有往来。只是后来——变数来了,有的越发鼎盛,生意做到了南洋;有的则破落了,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。这也使相互间的关系起了变化,连同少男少女的交往,疏离已是必然。变数是无从把握的,系在变数中的交道多不可靠。如果不因变数而继续情投意合,我们在游览时就会听到一些动情的故事。可是没有。

真正住在老宅里并不舒服。从哪一年开始有人在外置了房产,陆续搬出。少了十个八个人也看不出来。搬走的人多了,空洞之气才四处流动。族里的老者当然不愿人们搬走,但到了现在谁也管不了谁,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空间观,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服务。其实青年人最烦的就是在这个老宅里,除了父母管教之外,辈分高的人谁都可以对他动嘴,说这或那的不对。至于族里主事的老者,因年岁和资历,在这里有着至高的权力,让每个人心存敬畏。老宅空了的时候,这种敬畏

感也没了。人们开始热爱过小生活,人少,隔音好,可以储存一个小家庭所有的秘密。至于采光,说起来让人兴奋,整面的落地玻璃,窗帘哗地打开时,明快扑了进来,使追慕光明的人心胸透亮。

老宅人去楼空,被遗弃的场面往往是蓬头垢面,鸦雀营巢,蛛网铺张。它不实用了,但审美价值却提升起来。住在老宅时的言说,大抵围绕老宅的人事展开。直到搬出去以后,言说的话题才渐渐改变,是新的空间扭转了话头。

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多搬几次家也有好处,它和新鲜的周边环境、人事关联,会生出许多新的念头。每一个陌生的环境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,包括新空间的各种结构,和自己以前的感觉肯定有差别。一生一世在老宅生活的前辈,他们熟悉这里的一切,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感。如果世道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,后来人也是如此安放。现在,有的人从南方来到北方长居,有的则从北方迁到南方,习惯了这里的潮润——新的空间一定有吸引人的地方。离乡背井——时下对于这个词的解说完全可以阳光一些,对于远方,对于未知,心存乐观。

我搬到闽江边正是莺声已老的时节,江面上总是在清晨浮动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很氤氲的情调。我不善水,却对水有着欣赏的兴趣。每日在水边行走,看白鹭一步一啄的闲适,觉得一个人的心境,若真如此,就是一只轻松的白鹭。闽江水在流经我住的这一段,似乎特别徐缓,使人不复有孔夫子的逝水之叹。一些人春冬无辍,背着浮桶下水,向江心游去,让自己的体温融在寒冷的水温里。由于水缓也就不容易获得什么戏剧性——日子平平常常就好

了,如同在实地走上,在水中浮沉,每一日这般过去。戏剧性是给外人看的,就像一个演员在台上风情万种地演,眉眼都是波澜,待她坐在后台喘气歇息,觉得这才是真实的。一条经过楼盘的江流带来了婉约的灵气,有人来找我时,我会说沿江边走走吧。我发现来找我的人说的事都没有重要的,大都是个人对艺术的一些感受,现在沿江走,正好应和它自如的涟漪。把楼盘建在江边肯定是开发商蓄谋已久的,而于入住者言,长久地拥有了它,滋润也是一种快慰。譬如它的滋润,离江很远的人是觉察不到的,滋润融在江边的空气里,无声地进入皮肤、器具。滋润永远看不到,是感觉出来的,或者在抚摸时,指尖间触碰到了。我往往会把一些宣纸钉在墙上退火气,要写的时候取下来,抖一抖,它们柔软无骨,声响变得温和柔软,不像先前哗啦啦地急切。我说,我听到滋润潜入一张纸的每一条纤维里了。

几年后,我又搬了一次家。那是在夕阳斜晖里,我看到了满山的芦苇闪烁着银子般的光泽,素心同调,彼此俯仰。很快地,暮色下来,四处静谧,后来就看到山顶密集星辰,心中便有一丝暗喜。在没有月亮的夜晚,一座山更显示出它的厚重和威严,尤其是草木蒙笼其上,星点秋萤之火掠过,更是疑幻兼有。山水如此地不同,水以长流为法,山以不动为宗,它们相同的地方只有一点,都是天生天养、自然而然的造物,动着自动,静者自静,于人来说,都可深于托寄情思。没有人担心一夜之间一座山忽然消失,它的稳固让人以为靠得住。和平视水的流淌不同,平视的山丘也要人仰视,领略它平地而起的力量。我房舍后边的山算不上奇崛,附



■ 强 摄

和南方的清雅,平缓地隆起,秀而不媚,清而不寒。由于山的不动,四季过往,我看到的都是动的生命,飞动的、跃动的、蠕动的、摇动的,各逞其性。尤其是草木中亿兆的虫豸,如此细微,也趁着自己适宜的节气,适时生时时长,完成一个短暂的轮回——纺织娘的声响在晚秋时就消失了;松鼠却在这时勤快起来,从这棵香樟树跃到另一棵白玉兰的枝丫上;有人说看到一条青蛇,晃悠悠地从山上下来,爬过围墙,朝路的那头去了。蔓草荒烟黄间浅深,自适其适也就最为佳好。又有人来山居,坐在客厅里和我言说,我便让他到后院看看山景,说一些乡里人习以为常之语,用牛师傅。牛师傅顶多的时节是夏季。一春的放养,虽说偶或也下地干些农活,但水牛们还算舒适的,很快来了一身膘。它们心里也明白,这身膘不是白长的,要苦一夏的。耕田翻地,少不了牛;盘田作田,少不了牛;打场脱粒,也不少了牛。这当儿,牛的身上总离不了一样物件——“格头”。“格头”是木制的,多为三角形,劳作时架在牛脖子上,连上犁铧能耕地,连上犁耙能破壁,连上石碾子能脱粒。无拘无束的牛犊子,自然不情愿架上这笨重碍事的玩意儿,让它架上“格头”劳作,要驯几年。架起“格头”,牛便一生为人所用,一生劳作。用牛师傅只需尾随其后,不时吆喝一两声,提醒牛是慢是快,是上是下。这样的季节,家乡的田埂上,多了牛师傅的牛号子:“噢哟哟噢哟哟——”甚是悠扬。

自己的牛没有农活,孩子们都要把牛牵到青草肥嫩的河堤边,放上一阵子,哪怕只是傍晚收工的一会工夫。望着比春季瘦了许多的水牛,小伙伴们心疼得什么似的,眼窝浅的,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了。见了“挂角将军”,我总要在它身上摸了又摸,牵它到平地里看好了的青草肥美的所在,好让它饱餐一顿。牛尽情吃草,那风卷残云的样子,煞是可怜。它一边吃,我一边用弯刀子割草,好让它有美美的下一餐。不经意间,火辣辣的太阳,成了红灯笼,坠落在西边的田埂上。这时,有人喊:“牵牛回家啰!”于是,一群放牛的孩子,披着夕阳的余晖,哼着乡间小曲,返回了。那夕阳,把放牛孩子和一头头牛的的身影拉得长长的,映在田埂上。每每这时候,我总是走在放牛队伍的后头。我没骑上牛背,又背了一大网袋青草,自然没其他伙伴来得利索。想着明天繁重的活计已在等着它,我宁肯自个儿费些力,牵

在此时,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了。搬到山居前,满山的芦苇在风中拂动,优雅中的坚韧,一洗都市素有的凡近之气,也吐露莲花的促销介绍要远远胜出。明代袁宏道曾经说:“物之传者必以质。”我一直记着这句话,自然之物往往无声,但从物之质的传递,会更真实不虚。

每个城市都在大兴土木,居住空间成了人们的话题。一些人对新空间的进入,使以往的住宅成了二手房。那些祖宗留下来的宅院名曰老房子,住的功能消失了,欣赏的功能滋长了。房子的种类多了,有的用来改造,赋予新的功能;有的彻底拆除,再也见不到踪影;还有一些被有心人买下,大小部件编号运走,安置于异地——每一个宅院都有自己的命运,在人生的许多忧虑中,空间忧虑是长期存在的。父亲曾说我们是中原南迁到此的,这么大的跨度,为什么选择这里,可能是偶然,如我见到榕树或者见到芦苇,而后成了必然。所谓诗意地栖息,就是不断出现寻觅的过程。

算起来,我在这个不大的城市已搬了七八次家,也许要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停下来,守着不庭。适宜的空间是没有止境的,如同时间没有尽头。烟水芳草,浓阴匝地的南方啊,此时,渐渐沥沥的春雨来了,人和万物都在晶莹之中,又一次舒展。

着它走,晚些回。“挂角将军”似乎明白了什么,竟转过头,伸出长长的舌头,舔舔我牵缰绳的手。舔着舔着,我的泪珠子便掉落下来。

夏日里,乡间多蚊虫。不用说人,便是牛也吃不消叮咬的。也多亏家乡人想得出一到盛夏,便让牛进汪塘。这汪塘多半在村子场头边上,有大有小。汪塘里满是泥浆,有那层泥浆护挡,蚊虫无法叮咬,牛便能安稳过夜了。于是,夏日里,不管是否放牛,均要早早起来,扛了水斗子去场头,把牛牵出汪塘,到河边用清水冲洗牛身。傍晚,再赶到场头,将牛牵进汪塘。这一切,用牛师傅是不管的事,事情全归伙计。一早一晚,若是苦点人,小伙伴们没有不愿意的。不是说苦么,苦夏,苦的是牛。

劳作一夏,村上是一群牛当中,总会出些事情,伤了腿啦,生了病啦,抑或是伤了人啦。偏偏那年夏季,我放过的“挂角将军”也出了事。用“挂角将军”的牛师傅,是村上译名叫“癫扣伙”的人。先前,就为他用皮鞭抽我的牛,我咬过他拿鞭子的手。别的放牛的孩子和用牛的师傅关系挺不错,就我们两个不行。我几次跑到队长门上,要求调个用牛师傅,队长就是不答应。这不,出大事啦!“癫扣伙”,把“挂角将军”折腾了一天,大早出门,擦黑才回来。由村子口往场头走,得过一个座两块水泥桥子宽的小桥,他自个儿晓得累了,乏了,也不替“挂角将军”想想,竟然骑了牛过桥,结果“挂角将军”上桥没走几步,前边一只蹄子踩空了,连人带牛,一起摔下了桥。“癫扣伙”没多大事,一起摔下高架大的“挂角将军”竟再也没能站立起来。现场的人都说,“挂角将军”的头陷到泥里太深了,颈脖子都断了。我一听这消息,疯了似的要去和“癫扣伙”拼命,耳边听得有人喊:“拉住他,这伙疯子。”终于,在大人们的强拖硬拉之下,我什么也没能替“挂角将军”做,唯有一个劲儿地淌眼泪。

牛死了,村民们便有牛肉分。往常,分牛肉在冬季,队上把老了不中留的水牛宰了,分些牛肉给村民过年。这回,是在夏季,“挂角将军”亦不是老了,它那般壮,离老早着呢。我家也分得一份牛肉,只是没等用来做菜,肉便不翼而飞。一家人至今都不晓得,那肥肉,当天下便被我埋在了屋后那棵老榆树下。

闲思杂录

由“荷马打盹”想到的

□ 王鼎钧

有一句英文,直译是“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”,意译是“贤者不免”,你认为哪种译法较好?

我说,翻译是为了给中文读者看,我,一个中文读者,喜欢“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”。“贤者不免”的说法,也要介绍东西方相异的语风。中文早有一句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”,已经衍生出“命运打盹的时候,我们就绝处逢生”。荷马打盹,也将衍生出孔子打盹或霸王打盹,丰富了我们的语言。

如果真有人看见荷马打盹或霸王打盹,拍了一张照片,那会怎样?记得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,整天马不停蹄走遍各地,跑破了他的皮鞋,也忘了换一双。仅容重要,他没忘记理发,他在理发室的椅子上向后一躺,跷起二郎腿,恰巧一个记者看见了,就对准

皮鞋底下那个破洞拍了一张照片,这张照片得了奖。

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要靠几分运气。纽约的报纸曾刊登一条消息,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天没亮就开车出门,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行驶,一连经过240个绿灯,他把沿途经历拍成视频,上网公布。他开车的时是凌晨3点,他叫Forman,因此人过留名。

说到运气,有人信,有人不信,折中调和,运气可以分成两种,唯心论的运气和唯物论的运气。尼克松的破皮鞋,你拍到了,为什么我拍不到呢?因为你是新闻记者,天天盯住候选人。然而采访大选新闻的记者有几百人,为什么别人都没拍到,单单是你呢?这就是唯物论的运气。凌晨时分开车一连经过240个绿灯,大概也是如此。

(作者系著名作家,现居美国纽约)

人生三昧

小区隔三岔五会有卖东西的人进驻。经过物业同意,在南门附近的空地搭一个棚子,白日卖货,夜间关起门来歇息,长则个把月,短则一周。卖稀奇古怪的牛角梳、弹弓、痒痒挠;卖锅碗瓢盆、矿泉水、燃气灶;洗衣机、冰箱以旧换新……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,走出家门便可买到,挺受欢迎。

最近,进驻了一对夫妇——代客现场加工蚕丝被。进出间,惹人停下脚步,细细打量。他们带来了无数蚕茧,以及一台神奇的机器。把蚕茧倒入机器,合上盖子,一会儿工夫,囫圇的蚕丝抽出来,白嫩一般亮眼,湿漉漉的……妻子一匹匹将蚕丝挂上衣架,晾在池塘边的绳子上。春天风大,一匹匹蚕丝徐徐地荡过来荡过去,诗意盎然。门口一张木桌,摆了一盆蚕沙,咖啡色,油菜籽粒般大小,桌边悬一张红纸,写一行黑字,大抵是讲,这蚕沙可以装进枕头里,给小孩用,祛毒、活血什么的。孩子好奇蚕沙是什么东西,当听说是蚕宝宝拉出的便便,惊讶极了:“便便不臭吗?”不臭!蚕短论的一生中,吃的是微甜柔嫩的桑叶,排泄物怎么会臭呢?进而跟孩子讲,妈妈小时候放的那头牛,也是整天吃的青草,拉出的便便同样不臭。

蚕和牛,是世间的神物。昨日买菜回来,经过他们的棚子,许是时间尚早,生意寥落,只有几匹蚕丝挂在屋内,丈夫不知去了哪儿,妻子则悠闲坐在池塘边的草地上,一棵一棵,耐心地择一堆蒲公英……她背后是一排柳树,春风微微地吹,万千垂碧悠悠荡去。坐在草地上的她,像极了一幅静物画,脸上流泻娴雅与安宁。这一幕,让我的心略动一下,有一份感动,隐隐地来。

人在春天里的这份安宁,多值得珍惜啊——这对夫妇自千里之外的外乡来,将孩子丢在老家,就为出门挣点钱,一年的收入就靠这些蚕丝被。生意清淡的时候,也不急,便在小区挖点蒲公英,焯掉水,凉拌,便是一道菜。挖蒲公英的时候,顺便欣赏景儿。

四月了,小区里的辛夷、桃、梨、海棠、紫荆、晚樱一齐在开花。他们的小屋边,有一棵木瓜海棠、一棵梨树,一树红,一树白,开得新鲜洁净,好看得很。她每天低头絮着一床床蚕丝被,再穿针引线地缝进被窝里,颈椎酸了,抬头看看花,低头挖挖蒲公英,也是一种放松,顺便在心里想想乡下的孩子……

一个母亲在春天里想念远方的孩子,阳光也变得柔润了。

这对夫妇虽然漂泊着,有四海为家的动荡,但也可看出来,两人感情深笃,配合默契,从不相互埋怨。中国乡下有许多这样子的夫妇,一起出门闯荡,相互扶持。一年年地辛苦着,但心里是有满足的。生来恬淡,便不贪心。人无贪念,便会减少许多痛苦,不会身陷焦躁不安之中。一贯知足,自闲。

如今,在人们的脸上,很难捕捉到那份遥远的闲适之色,尤其在城市,人们总是匆匆来去,上下班高

人间

□ 钱红莉



卖杏花

(水墨)

□ 邢振岭

水牛

□ 刘仁前

鸭知水暖时节,家乡的田野上,风柔了,草绿了,牛蹄声便响起了。那田野里,圩堤上,满是新生的野草,鲜嫩的,绿茵茵的,一片连着一片。这分明在提醒乡民们,该放牛啦!要晓得,那牛已被拴在牛棚里无所事事地熬了一冬,枯稻草嚼了一冬。让它们撒蹄奔向春天的田野,那份兴奋,那份新奇,自不必说。难怪田野上空飘荡着的“嗒嗒嗒嗒”的牛蹄声,是那么清脆,那么悦耳。瞧,那三五成群放牛的孩子,骑在牛背上,挥舞着柳条子,欢快地赶着牛,时而倒骑牛背,悠然徐行,时而紧牵缰绳,奔驰快奔……

二十几年前,我曾是那群放牛孩子中的一个,也曾在家乡的田埂上放过牛。

家乡的水,在远近一带颇有些名气,因而,常见的牛多半是水牛。我放过的那头大水牛,身架子高大,浑身深棕色长毛,挺密,遇有蚊虫叮咬,长尾巴便在身体两边抽打。大水牛犄角伸得挺开,弯曲弧度挺大,与其长脸、圆眼配在一起,颇威猛的样子,令人一见顿生畏惧之感。若是碰上不顺心的事,它便张口露齿,仰头长啸,叫人退避三舍。于是,在放牛的小伙伴们里,大水牛落下个“刁人牛”的坏名声。其实,它脾气好时蛮温顺的,放牛放得高兴了,我有时从牛背上坐到牛角上去,手扶了它那长长的犄角,在它徐缓的迈步中,悠然前行。大水牛的犄角成了天然的摇篮。

那时,乡里孩子所放的牛,多半是有名字的。有大人给起的,有放牛孩子自己起的,叫什么“黑子”啦,“阿花”啦,等等。我也给大水牛起了个名字,叫“挂角将军”。村上大人们夸我起得好,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创造,好像是那本小人书里看来的,借用一下罢了。

先前的农村,机械化程度远不及现在,几个村才有一台拖拉机、脱粒机,耕地、脱粒这类繁重的农活,便是依靠水牛来完成的。因而,每头水牛

除了有个放牛的,还有个用牛的。放牛的,自然是孩子;用牛的,则是些既懂得牛的习性,又精于农活的庄稼好手,乡人习惯上称之为用牛师傅。

用牛顶多的时节是夏季。一春的放养,虽说偶或也下地干些农活,但水牛们还算是舒适的,很快来了一身膘。它们心里也明白,这身膘不是白长的,要苦一夏的。耕田翻地,少不了牛;盘田作田,少不了牛;打场脱粒,也不少了牛。这当儿,牛的身上总离不了一样物件——“格头”。“格头”是木制的,多为三角形,劳作时架在牛脖子上,连上犁铧能耕地,连上犁耙能破壁,连上石碾子能脱粒。无拘无束的牛犊子,自然不情愿架上这笨重碍事的玩意儿,让它架上“格头”劳作,要驯几年。架起“格头”,牛便一生为人所用,一生劳作。用牛师傅只需尾随其后,不时吆喝一两声,提醒牛是慢是快,是上是下。这样的季节,家乡的田埂上,多了牛师傅的牛号子:“噢哟哟噢哟哟——”甚是悠扬。

自己的牛没有农活,孩子们都要把牛牵到青草肥嫩的河堤边,放上一阵子,哪怕只是傍晚收工的一会工夫。望着比春季瘦了许多的水牛,小伙伴们心疼得什么似的,眼窝浅的,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了。见了“挂角将军”,我总要在它身上摸了又摸,牵它到平地里看好了的青草肥美的所在,好让它饱餐一顿。牛尽情吃草,那风卷残云的样子,煞是可怜。它一边吃,我一边用弯刀子割草,好让它有美美的下一餐。不经意间,火辣辣的太阳,成了红灯笼,坠落在西边的田埂上。这时,有人喊:“牵牛回家啰!”于是,一群放牛的孩子,披着夕阳的余晖,哼着乡间小曲,返回了。那夕阳,把放牛孩子和一头头牛的的身影拉得长长的,映在田埂上。每每这时候,我总是走在放牛队伍的后头。我没骑上牛背,又背了一大网袋青草,自然没其他伙伴来得利索。想着明天繁重的活计已在等着它,我宁肯自个儿费些力,牵